

Fyodor Dostoevsky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罗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在世界文坛享有崇高地位。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穷人的美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Fyodor Dostoevsky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刘开华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穷人的美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Fyodor Dostoevsky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刘开华 等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刘开华等译.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

ISBN 978 - 7 - 201 - 05406 - 3

I. 穷… II. ①陀… ②刘…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2082 号



新华文轩

WIN SHARE 人文经典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陈德中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楚尘文化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

作 者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刘开华 等
责任编辑	沈会祥
特约编辑	林媛韩 蔡荣建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0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406 - 3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周国平

本丛书是从西方自古及今人文经典著作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主题分辑，按照作者分册，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很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

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既独特又完美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如果并无精神上的需要，读什么倒是无所谓的，否则就必须慎于选择。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这是我主张坚决不读二三流乃至不入流读物的理由。

图书市场上有一件怪事，别的商品基本上是按质论价，唯有图书不是。同样厚薄的书，不管里面装的是垃圾还是金子，价钱都差不多。更怪的事情是，人们宁愿把可以买回金子的钱用来买垃圾。至于把宝贵的生命耗费在垃圾上还是金子上，其间的得失就完全不是钱可以衡量的了。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

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工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怀疑它作为经典的资格。唯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个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作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

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根据以上理解，我祝愿这套读本成为普通读者和人文经典之间的一座桥梁，使更多的人品尝到读经典的愉快，也使更多的人文大师成为普通读者的心灵朋友。

再版弁言

周国平

三年前，遵本丛书主编陈德中君之嘱，我为之写序。此后，丛书中的选目陆续出版，很受读者欢迎，我本人也喜欢。现在易名“醒客悦读”重新出版，陈君嘱我再写几句话。那么，我就画蛇添足，说一说对丛书新名称的理解罢。

把 Thinker Readings 译作“醒客悦读”，我觉得很有意思，音义两恰。听说最早把 Thinker 妙译为“醒客”的是我的朋友萧瀚，万圣书屋用作了咖啡座的名称。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很痛苦的。但是，醒客自有醒客的快乐，而其中的一项莫大快乐便是阅读。阅读经典，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

独，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

如果你是一个醒客，我就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品尝与他们对话的快乐。

2007年4月2日

前言：残酷的天才

钟文

一位存在主义的小说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

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媲美。但他是一个残酷的天才……”

说他是残酷的天才，表现在他“对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鲁迅语），表现在他在这场伟大审问过程中对于人的崇高与齷齪、善良与邪恶的多维思索，表现在他质问的深度与力度，表现在他质问过程中的彻底与直面的果敢和英勇。他是“拥有最广泛读者的19世纪小说家之一”，也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不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都把他奉为自

己的始祖。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小说家”，而我们在本书中所选的《地下室手记》则被认为是“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

远在尼采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提出了“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什么都可以做了”的问题，矛头直指人的道德心的脆弱性。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对人的灵魂的拷问。

他于1821年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军医家庭。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莫斯科马里英济贫医院的主治医生。1833年，他与兄长一起进入由法国人开办的一所半寄宿中学读书。次年秋，转入另一所寄宿学校就读。

1838年，他考入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他在学校里阅读文学作品，深受俄国自然派作家果戈里等人的影响。同年，他的父亲因贪婪残忍，遭农奴袭击致死。他闻父死讯而昏厥，以后常发此病，被确诊为羊痫风，终生受累。父亲的死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思考生死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善良与残酷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些农奴平时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如此地紧张而不可调和。

1844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台》刊出于《剧目与丛刊》。同年，辞职专事文学创作。

1845年，他完成《穷人》，小说受到涅克拉索夫、别林

斯基的赏识，随后又结识了作家帕纳耶夫等。次年，《穷人》刊于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

小说《穷人》揭示了同病相怜的穷人生活，几近凄美和病态。一老一少两位主人公心灵高尚而又孤苦无依，相互慰藉而又飘零无力。他们短暂地相遇与依靠，却又被无情地扯离分别。道德的高尚、力量的匮乏恰遇上社会的残酷无情，这一切的纠扯构造了一个宛若天边一抹淡云般的美丽景象，惊鸿一现而又匆匆云散。

其间，因纯艺术倾向以及哲学、宗教、社会观点的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发生决裂，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宣传团体的小组活动，成为傅立叶学说的信徒。他的信念发生变化，变得激进起来，同意建立秘密印刷所，扩大影响，发表了《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圣诞树和婚礼》、《白夜》等中篇小说。

1849年，他的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湿兹瓦诺娃》在《祖国纪事》上连载。4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集会上，他朗读《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一封信》。4月22日，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翌日被捕，被囚于国事犯彼得堡要塞。4月29日至11月16日，作为“最重要的罪犯”，他被判处死刑。12月19日，被赦免死刑。12月22日，在彼得堡谢苗诺夫校场断头台前，他被套上白色尸衣，举行枪决仪式，然后宣布赦免，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后充当列兵。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在断头台前，刽子手在他头上套上钢索，神甫让他吻十字架，然后给他换上白色睡衣，在行刑官验明正身、宣布死刑、喊出“瞄准”声后，却是半分多钟的死寂。在这凝冻的瞬间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中，掠过了自己的短暂的一生，然后是一片死寂的空白。就在这种恐怖的死亡等待中，当局使者却突然骑马奔来，宣告沙皇的赦免令，决定让他改服苦役。这种突如其来的转折，这种生死只在一念之间的巨大变化，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了很大的心理打击，并且造成了他思想的裂变。

1850年1月至1854年2月他在鄂木斯克要塞服苦役，信念发生激剧转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反抗毫无意义。他看到了压迫、道德基础的崩溃、资产者的胜利、贫穷、卖淫和饥饿……但是却看不到出路何在。所以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两种可能：压迫和被压迫。也只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这个社会中，不做奴隶主，就做奴隶，不压迫别人，别人就压迫你。而压迫人的主子的道德是与人性相抵触的。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后者：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可被人践踏，也不践踏别人。

在牢狱的长长的孤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自我批判。之后，他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后来的创作里，他与自己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断辩论，把它当作虚无主义痛加批判；他坚守“根基主义”，嘲弄西欧主义，主

张改良而恐惧革命。

185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寡妇玛·伊萨耶娃结婚。1859年，他获准迁居彼得堡。流放十年后，重返文坛。

从1860年9月起，《死屋手记》开头部分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

1861年1月，随笔式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开始在《时报》（与兄长合办）上连载。该报还连载了他的《死屋手记》。1864年该报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开头部分。

1864年，他的妻子玛·伊萨耶娃和长兄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继去世。

1866年，他出版《罪与罚》，声誉日隆。同时用26天时间口授小说《赌徒》，由女速记员安·格·斯尼特金娜速记，小说竟在债期内完成。

186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尼特金娜结婚。出国旅行。在德累斯顿小住。在巴顿会见屠格涅夫。迁居彼得堡后的这段时间，他携带女友、女眷多次出国，染上赌博恶习。他想通过赌博的偶然侥幸，获得财富，以改善物质条件。但赢少输多，且经常输得精光，以致身无分文，吃尽当光，生活无着，四处求告。直至1871年，他才决定戒此恶习。

1873年起，他开始发表《作家日记》。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地位越来越稳固。1877年年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选为

俄罗斯科学院语言文学部通讯院士。

1878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区法院审理薇·查苏利奇行刺市长案。开始撰写《卡拉马佐夫兄弟》。

1880年5月下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赴莫斯科参加纪念普希金的活动。6月6日，出席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6月7日，屠格涅夫就普希金发表演说。6月8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集会上就普希金发表长篇演说。本书即选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一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次演讲是他在公开场合最为大家所推崇的一次重要活动。这次活动，犹若历史有意安排的一次伟大人物的亮相与定格。历史借重它所选中的天才，向整个俄罗斯，也向整个世界宣布一个重要的真理。

当时在场的人们为他的演讲欣喜若狂，以至于有人激动得当场昏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就高呼“找到了，找到了！”许多人拥了上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拥抱。就连长期以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很深隔阂的屠格涅夫也前嫌尽释，走到前台来向公众宣布：“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过之后，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真理已经包含在了他的演讲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演讲中以无可争辩的语气向大家宣称：“真理就在人的心中，真理首先就在自己身上！”

他说道：“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要打掉自己的傲气。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要在祖国的土地上耕耘。”这就是按照人民的真理和人民的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真理不在你身外，而在自身之中；在自身中发现自己，使自己服从自身，掌握住自己，你就会看到真理。这个真理不在事物之中，不在你身外，不在大洋彼岸的某个地方，而首先在你自己的修养之中。战胜自己，制服自己，你就会得到从未想象的自由，于是你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事业，使别人得到自由，于是你将看到幸福，因为你的生活将得到充实，而你终将理解你的人民及其神圣的真理。世界的和谐不在茨冈人那里，也不在其他地方。”

11月初，他写完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历时两年半。

1881年1月下半月，他开始撰写《作者日记》，同时因家族遗产争讼而受到精神打击。1月26日，他开始咯血，28日喉头涌血，晚上8时38分与世长辞，终年59岁。2月1日，葬于亚历山德罗-涅夫斯基大寺院季赫文公墓、诗人茹科夫斯基墓旁。

19世纪80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西欧不少国家的文字，广为流传，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不断引起争论。二战后的欧洲，尽管文学中新的流派纷起，然而人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

品的热情不仅依然，而且大为增长，甚至有的国家的教会，还把他的某些作品当作了福音书印刷，免费散发。许多著名作家，大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视为自己必读之书，而像鲁迅、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加缪等人，不仅阅读，而且撰有见解独到的论文。

敏感的气质与伟大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回忆说，他的少年、青年时期，是在郁郁寡欢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10岁时就在莫斯科观看著名演员莫恰洛夫演出的席勒的《强盗》，在他精神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2岁时，他在乡间度假，读完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发展了他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他母亲一生劳累，且患有肺病，35岁时就生育了8个子女（有的未能成活），在他1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50年代中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在40年代末就长期发病：“我连续病了两年，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我处于一种忧郁状态。甚至有时候神志不清。我太容易冲动，病态地敏感，可以曲解最一般的事物……这种病对我的命运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高等军事工程学习期间，就开始文学创作。“正像某些伟大的艺术家如鲁本斯、巴尔扎克、